

让叔叔家『甜』起来

——被托举的她，成了托举者

本报记者 李东 王振江 刘鹏 张倩



家门前的蔷薇开得正盛，雷甜甜扶着叔叔，前去感受花开的美好。⑥7
本报记者 弓华静 摄

10岁那年，雷甜甜和弟弟被寄养在双目失明的叔叔家。爷爷撑着，叔叔熬着，这个家硬是把他们托举到了大学。2024年，雷甜甜辞去县城稳定的工作，回到上蔡县重阳街道南大吴社区老家，照顾叔叔，带两个智力障碍的堂哥学种地、学摆摊，学着过上正常的生活。

拿锄头的姑娘

五月榴花照眼明。5月23日，记者来到雷甜甜叔叔家。走进院子，她正弯着腰在菜园里翻土。锄头起落，不紧不慢。白色娃娃领衬衣，淡蓝色牛仔褲，马尾扎得利落。透亮的镜片下，眼睛乌黑发亮，笑起来的时候，那亮就漾开了。她直起身，看见记者，便一起在石榴树下坐下来。树是她小时候就有的，石榴花开得正盛，一朵一朵，红得像点亮的灯笼。菜园里一畦一畦，整整齐齐，像用尺子量过似的。樱桃树种了3年了，旁边依次是葡萄树、梨树、桃树。墙边的月季粉龙，花朵硕大，颜色和她的白衬衣一样，是带点暖的白。格桑花苗的枝叶密密地长着——那是她春天撒下的种子。

番茄、辣椒、黄瓜、豆角井然有序，韭菜长势正好。说起韭菜，她笑了。前几天，她让二堂哥去菜园割一把韭菜，二堂哥拎回来一坨连泥带根的。她比画了一下，笑得眼睛弯起来：“生活中，堂哥好多事还没弄明白，再教呗。”

菜园中间有条红砖小路，是她和叔叔一起铺的。秧苗是她手把手教两个堂哥种的——坑挖多深、苗间隔多远，一遍一遍地讲，一次次地示范。叔叔站在地里搭黄瓜架。他看不见，但架子搭得很稳。“菜园里的水管也是我接的。”叔叔说这话时，嘴角的笑意藏不住。

这是她教出来的“秩序”。谁做什么、怎么做，她心里有一张清单。

鸡舍在菜园尽头，靠着院墙。用的旧铁皮和钢管是叔叔跟她一起从废品收购站买的。鸡粪堆在角落，过一阵子就能上地。从选址到用料，从成本到循环，每一步她都想过。养鸡是叔叔的事。他用手摸摸水壶，就知道缺水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部。她只是把该谁做的事分清楚。她的语气始终轻轻的，像在介绍一件作品——菜园、鸡舍、盲道、分工、秩序。

有句话，爷爷没出口。放弃工作，回家照顾叔叔一家。“苦不苦？”她说，想通透了，就不觉得苦了。叔叔叫雷雷，今年52岁。1997

年，双胞胎儿子刚出生，一场突如其来

的疾病，让他的眼睛彻底失明。妻子不辞而别，双胞胎儿子尚年幼，这位双目失明的农家汉子，开始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。

那时候，爷爷还在世，能帮衬着操持家务，拉着架子车去地里干活儿，爷爷扶着车把，当叔叔的方向。靠着爷爷的引导，叔叔学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

苦难接踵而至。几年后，叔叔的双胞胎儿子被查出智力障碍。2009年，雷甜甜的父亲去世。无奈之下，雷甜甜和弟弟被寄养在叔叔家，母亲外出打工。随后，爷爷、失明的叔叔、4个年幼的孩子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“家”。

爷爷不识字。跟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“好好学习”。至于好好学习能怎么样，他没提。小时候她也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那是自己上学的理由，或许是改变命运的途径。

初中那几年，她每天骑车上学。天不亮就出门，天黑透了才到家。街上没有路灯，叔叔就站在村外路口等她回家。

3年，1000多个夜晚。黑暗中，一个朦胧的人影在等着她，那个轮廓至今仍扎根在她的脑海里。每次想起，都感到无比温暖、踏实。

爷爷负责做饭。早上，稀饭煮好了，太烫。他把碗放进一个凉水盆里，一圈一圈地转。等她吃完馍和菜，稀饭刚好不烫了。不识字的爷爷，凭直觉把时间算得如此准。

晚上她写作业，爷爷把饭菜焐在地锅的温水里。她写完，掀开锅盖，还是热的。他偶尔会推开门，看她一眼，说“早点睡”，又轻轻把门带上。

那不是催促。那是一天里，他唯一能对她说出口的疼爱。

偶尔，她也会听到爷爷一个人在房间里轻轻叹息：“我走了，这个家咋办啊……”爷爷放心不下这个家。

她读高三那年，爷爷走了。临走前，他抓住孙女的手，眼里泪水和着凄凉，嘴张了又张，有句话最终没说出。那段时间，她照常上课，照常写作业。可她知道爷爷没说出的那句话是啥。

等不是办法

2021年，雷甜甜大学毕业后到县城一所高中教学。每个周末，她都会回家。

每次回来，都能看见叔叔身上新添的伤——额头磕在门框上，手指被开水烫出泡。叔叔总笑着说没事。

那段时间，她的内心一直在挣扎：她想起爷爷离世后，叔叔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独自面对做饭、带孩子、干农活儿等种种困难；想起社区和当地政府一直对家庭的帮扶，想起自己考上大学时，当地政府部门为她申请的助学金；想起邻居经常伸出援手；想起爷爷临终前没说的话……

当她把辞职回家的想法告诉叔叔时，一向性情温和的叔叔第一次对她大发雷霆：“不能因为俺，毁了你一辈子。”

2024年，雷甜甜毅然辞去了工作。让她下定决心辞职的，是一次厨房失火意外。叔叔在家做饭时不慎引燃

柴火，要不是邻居发现及时，差点酿成大祸。

她的辞职，让叔叔很生气，好几天不和她说话。她对叔叔说：“叔，爷爷走了，我也走了。我不想再失去您！”叔叔无言以对，背过身，无声啜泣。

家里最主要的难题是叔叔不愿意面对两个堂哥的现状：20多岁的人了，身体强壮，智力却如六七岁的孩子，日常生活全靠叔叔照料。

“逃避没有用。”她跟叔叔说，“只有他们长进了，日子才会慢慢好起来。”

她把这叫“过关”。第一关，就是让叔叔“后退”，第二关，让堂哥“动”起来。这种解题式的思维方式，跟她从小喜欢数学有关。数学教她的不仅是公式，更是方法。

现在，她把课堂搬回了家。教两个堂哥用计算器，一道题讲三四遍。

家里3亩地，农忙的时候，她带着叔叔和堂哥到田间地头。劳作过程中，堂哥偶尔会出现畏难情绪，要么喊累不想干，要么分不清庄稼和杂草。每当这时，她都会停下手中的农活儿，耐心给他们讲解。

农闲季节，一起做小食品去镇上摆摊，让他们站前面卖，自己在后面看着。堂哥从不敢开口，不会找零到主动吆喝、会用计算器算账。眼见得一点点在变化、在变好。

她的微信签名有10个字：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。

日子一天天变好

母亲刘芳琴还在北京打工，默默支持女儿的选择。2021年，母亲用攒了多年的钱把老屋翻新了。“这就是母亲贴心的关爱。”说这话时，她像在说一个早就想通的事实。新房子亮堂，每晚在电脑上上网课、剪视频，她不觉觉得憋屈，通过线上教学，每个月有了几千块钱的稳定收入。

在政府帮扶下，叔叔去郑州学了盲人按摩技术。有了手艺，他在家开起按摩店，一个月能挣一千元块钱。他不再是那个“需要被照顾的盲人”。他有产出，有尊严。

堂哥摆摊一天能挣几十块钱，虽然不多，但够他们零花。

前年，她在家养了30只鸡，一家人轮流照看，长大后，卖了百来块钱。示范作用的效果是明显的。去年，叔叔主动开口了：“姐姐，咱多养点吧，养50只鸡。”如今，叔叔自己养鸡，连水壶都摸出门道了。

堂哥还是会出错。但她不着急。她知道，比起她刚回来那会儿，他们已经进步很多了。

前不久她过生日。叔叔问双胞胎儿子：“你们跟着妹妹挣了钱，妹妹过生日，你们不表示表示？”

二哥哥：“买瓶雪碧中不中？”大哥说：“我给她买一盒方便面吃。”

甜甜心里很温暖。她问他们：“还记得小时候过生日，爷爷给咱做啥好吃的吗？”二哥哥想了想：“鸡头。买点鸡头煮煮吃。”东西都不贵。雪碧、方便面、鸡头。但他们学会了挣钱，也学会了用挣来的钱做点有意义的事。

她讲这些事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。

这个家，正在一点一点往好处

“转”。采访中，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正反馈。她说：“你做了事，有了好的结果，这个结果推着你继续做，越做越好，越好越做。”

“人需要正反馈，日子也是。”她说，“你得让它往好处转。”她不说坚持。她觉得坚持是被动的，正反馈是主动的。坚持是硬撑，正反馈是设计。

弥补心中的缺憾

叔叔家大门口，有一张光板床，上面铺着凉席。邻居家的孩子常围在床边写作业。

这个画面，让她想起自己的小时候。

那时，她最怕开家长会。别的孩子被爸妈接走，她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。学习不用人催，她知道那是自己的事。可学习之外的事，没人告诉她。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重要的，人应该怎么办……没人教。

“小时候，我也希望有个人能在路上指引我。可缺憾就是缺憾啊。”她说，“学习有人管了，可心里的事没人管，长大了还是会缺一块儿。”

堂哥从不让缺憾再发生在身边孩子身上。不收钱，她把周围愿意来的孩子聚集起来，按年龄段分开，不光是写作业，还带着做游戏、讲故事，讲对错，讲人该怎么活。

她琢磨着更大的事——怎么能让社区周围的人在本地找到活儿。“让更多的爸妈能在本地上班，家里就好过了。”她说的“家里”，是那些留守儿童的家。村里种的重阳菊为什么卖不出去？如果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好的销路，孩子们的父母是不是就不用背井离乡了？

这些事，她想得不一定对，也没想出好的解决办法，但已经在想了。

“回到家里，经过2年多的磨炼，好像看得更远了。”她说。

“路还长，慢慢来”

她也想以后。照顾到什么时候、自己结婚成家了怎么办……她都想过。

“先把眼下过好。”她说，“不着急。”社交平台上，她有21万多粉丝。她发做饭、摆摊、改造厨房、收麦子的视频，日常是什么样，发出来的就是什么样。有人问她怕不怕被议论。她想了想：“别人怎么想，是别人的事。”

有人找她直播带货，她没答应。她说，不懂的领域，不能轻易涉足。有的钱可以挣，有的钱坚决不能挣。

今年1月，她被评为“河南好人”。她觉得自己这个“好人”并不名副其实，因为叔叔和堂哥不是外人，是家人。

一天又一天。学做各种小吃、带堂哥出摊、拍视频、上网课、干农活儿……那是她的生活。没有剧本。

她握着锄头在菜园里翻土。她喜欢这片土地，喜欢自己过的日子。锄头握在她手里，刚刚好。

石榴花开着，红得晃眼。

“我觉得现在挺好。”她笑嘻嘻的，望向菜园，“路还长，慢慢来，问题不大。”③3



扫码看视频



雷甜甜教堂哥组装圆珠笔。⑥7
本报记者 弓华静 摄